## 懷念元亨

戴元亨,元亨利貞,別名戴寡。1941年生(昆明)。北師附小、師大附中實驗八班、台大化學、耶魯化學、Water Reed Army Institute of Research。喜歡官兵捉強盜、籃球、外丹功、朋友相聚扯皮、實驗八班班會、麻將、看電視。朋友無數。人生勝利組;實八和耶魯外:娶李鍾渝為妻相伴終生。2019年華盛頓家中安詳仙逝。

為何戴寡?實八年代最初有人說寡婦什麼的。沒什麼道理;寡誰?多年、對自己也有些了解之後才明白:寡言。非莫言、更非無言,擇言也。朋友聊天戴寡多半靜靜的聽,三不五時會蹦句話出來;只有要點、沒有廢話。真正的好朋友、如實八同學之流,談的興起,也會爭著說、搶著說、大聲說。

戴寡和我打才相識。初一時「打」過一架:兩個人互作熊抱,不摔角、也不出拳。這算哪一門子的架呢?不知道戴寡怎麼想;我不會打架,也很怕挨打。所以最安全的方法是緊緊的抱著對方的兩臂,同時把自己的頭藏在對方頭的後面。這場架如此撑了一會、後來怎麼結束不記得了。重要的是雙贏:兩人都全身而退!我跟蛋球(陳樹)也演過這齣戲。那時我們三個人在教室裡坐的很近,相鄰在最左邊臨窗的一行。不記得跟坐在別處的同學抱架過:是遠交近攻吧。

戴寡愛籃球, 是實八單手跳 投一線射手, 班對上的得分 後衛(控球後衛是邱崑 崙)。高三下可能因為準備 聯考太緊繃整班精神失常, 組了個實八籃球聯盟,全班 皆兵五、六隊互打。最後的 兩強是戴寡所屬的「居嗶梯 (GBT)」隊: 許濬、安仲明、 邱崑崙、許元士、林英瑋、 沉均生,和我屬的「五人」 隊: 顧立凡、楊漢忠、江(岡) 得恩、黄威、王榮滇、林清 吉。不記得決賽打了幾場, 也不記得誰贏, 可能是兩隊 都精疲力竭、握手言和、趕 快準備聯考吧。現在想起來



60年前的五「居」大戰。前排左起:安仲明、邱崑崙、沉均生,中排:許濬、李弘謙,後排:許元士、顧立凡、黃威、楊漢忠、王榮滇、江(周)得恩。

我們這場五「居」大戰真開了世界走勢的先河, 比現在滾燙的中米科技戰整整早了一個甲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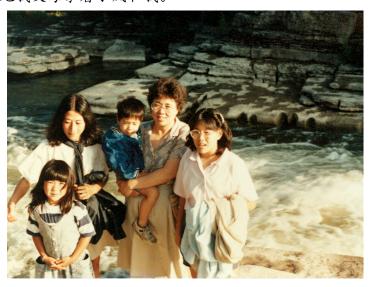
居嗶梯整隊進了台大(沈均生讀東海),而戴寡、安仲明、林英瑋又和我都在理學院,頭兩年常常一起上課。後來他們(還有許濬、闕燕玲、小豆、小風)加入新成立不久的融融社,我這條獨狼沒有,於是和他們混在一起的次數漸漸少了。再接著大家都留學美國,我獨遠去天寒地凍的加拿大,真的就和大家幾乎失聯了。

那段時間和八班同學見面多在紐約。六十年代晚期一直到八十初幾乎每年耶誕節期都會全家到紐約探望父母,期間多會到百老匯唐人街段的華園,看看秋大川,三不五時也能巧遇其他同學(記得撞見劉鎮輝不止一次)。有一次,六十末或七十初,回家途中繞道紐黑汶,把家人安頓好之後到耶魯附近看戴寨。場景不復記憶,好像是一個樓梯口。當然要談女孩;只記得戴寨談起一位也在耶魯讀書、台大圖書館系畢業的陳姓女孩,是小風台大的同班好友,也住金門街附近。靜靜的、很標緻。我從來沒有和她打過招呼但是對她有莫名的強烈好奇。可能是這個原因讓戴寨滔滔不絕,是我破天荒唯一的一次見證戴寨這麼多言。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與戴寨單獨長談。後來過了沒多久,或許一、兩年之後,李鍾渝就和戴寨一起到紐約皇后區捷克孫高地我父母家看小風和我。

80年代底,可能是1988年,戴寡一家四長途跋涉從華盛頓開車到深河鎮探望我們,住了幾天(那時不過小兒已經出去讀大學)。對住在米國的人來說,深河鎮真的起海,不知過的,所以我們住在那兒二年,一次是早幾年許審帶他的一對人人。那時候多多還小,我們到小鎮附近的幾個景點轉了一圈,包括在離我家不遠"舉世聞名"的

## **Bonnechere Caves**

http://www.bonnecherecaves.com/看 化石(在華盛頓戴家住過雨、三次,但是確切日期不復記得)。



1990 我參加了八班在阿瑟洛馬第一次八班重聚,算是重新歸隊。再往後又有 1992 威廉斯堡的會,緊接著我就回台灣,遠離美洲大陸,頭幾年又與老同學隔絕。但是十年之後,同學們漸漸退休,不時會回台灣,大家見面機會也漸漸多了。近幾年和戴寡、鍾渝在台灣環人常聚;一般的聚餐之外,也住過我中央大學的公寓還有現在的檳榔屋。不記得和戴寡有過深談;也虧他:他那麼愛打牌、偏偏我家沒有牌局(牌桌倒是有兩張,父母家傳下來的;堆東西)。三、四年前鍾渝來台灣開會,他倆在檳榔屋住了一晚。第二天早餐後鍾承先去高雄開會,戴寡要多住一晚,我想這回可以跟他好好聊聊了。想起在附中時大家騎車上學,有時候會順著信義路和戴寡、狄大川等結伴回家;剛好我有兩部公路跑車,於是建議我們騎車在檳榔屋附近鄉下的小路上兜一兜。可惜因為戴寡在車上坐不穩而作罷。過了一會戴寡說他要回台北,我就開車送他到高鐵桃園站。不久鍾渝來信說戴寡可能因為神經末梢出了些問題導致行動有些不穩。後來又聽說他在(老搞)高鷹細心調治和鍾渝照顧經末梢出了些問題導致行動有些不穩。後來又聽說他在(老搞)高鷹細心調治和鍾渝照顧之下漸有起色、很為他開心。不想幾個月前轟然傳來他仙逝的驚人消息!

祝戴寡一路好走!他溫和、寬容、善聽又不失活潑、靈巧的的性格讓同學、朋友都喜歡他。願他在西天也得到眾生喜愛,也能找到很多讓他開心的牌友。

©李弘謙 已亥二零一九夏 台灣桃園市觀音區檳榔屋